
大變局中的世界秩序

金燦榮 郭振家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此番“大變局”，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輕易地選擇逃避，也沒有哪個大國可以單獨地面對，人類必須有全新的前瞻認識和積極協調的對策應對。回顧以往，西方世界崛起於“工業革命”，並據此奠定了科技和軍事的領先地位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規則制定權。然而，幾百年來西方國家的不斷對外擴張，不僅導致了長期頻繁的戰爭，還使得世界範圍內的“南北差距”在不斷拉大。

一、西方引領下的全球化

在公元 1500 年以前，由於地域遼闊和交通不便，世界上幾大區域諸如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幾乎呈現相對隔絕狀態，各個地區發展緩慢，各有其相對穩定的治理秩序。美國知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公元 1500 年之後的時代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標誌著地區自治和全球統一之間開始起了衝突。而在此前，這兩者之間不存在任何衝突。因為全球聯繫尚不存在，更不用說全球統一。”¹當然，世界處於相對隔絕狀態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各個區域的生產都是以農業、漁業或者遊牧業為主，生產力水平差別不大，財富積

1 [美] 斯塔夫里阿諾斯著，董書慧等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 21 世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471 頁。

累緩慢。然而隨著西方各國相繼開展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各民族國家紛紛擺脫了教皇的控制。在這當中，英國率先進行了工業革命使其國力大增，之後其他西歐國家紛紛效仿。所以在其他地區還在“沉睡”之時，歐洲已經叩響了近代的“大門”。

（一）美歐率先進行了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並非偶然。遠在 14—15 世紀，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就已通過“圈地運動”聚集了大量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並擴大了國內市場。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英國通過殖民擴張又打開了海外貿易的市場。英國內外市場的擴張積聚了大量的資本，這些資本在推動本國發明創造方面意義重大。所以，充足的資本和良好的競爭環境，最終促使瓦特成功改良了蒸汽機，從而開創了“以機器代替人工”的工業浪潮。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了英國的霸主地位。隨後的 100 多年，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紛紛在非洲、亞洲和美洲進行殖民擴張，後者的傳統秩序一步步被顛覆。

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氣化”為標誌，電力取代蒸汽成為新動力，人類從此進入電氣時代。這次革命幾乎同時發生在歐美幾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以美國和德國最為典型。這或多或少是因為英國和法國已經建成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而美國和德國則具有“後發優勢”所致。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美國和德國以新興的鋼鐵、石油、電氣、化工、航空等工業震撼世界，美國 1860 年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佔 17%，1890 年上升到 31%，英國則下降到 22%。從此，美國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和德國一起挑戰英國統治下的單極國際格局。¹

第三次工業革命以“自動化”為標誌，是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息控制技術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又稱為“第三次科技革命”，主要發源地是美國，這既是因為美國擁有相對較好的物質、技術、人才基礎，也是因為為了獲得美蘇冷

1 水木然：《工業 4.0 大革命》，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 年，第 82 頁。

戰的勝利，美國政府長期下大力氣進行積極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同前兩次相比，科學技術在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科學技術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速度也在加快。從 1980 年開始，微型計算機迅速發展。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應用，促進了生產自動化、管理現代化、科技手段現代化和國防技術現代化，也推動了情報信息的自動化，而以全球互聯網為標誌的信息高速公路正在縮短人類交往的距離。¹

總之，西方國家率先進行了三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提升了本國的生產效率和產業競爭能力，也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佔據了先機和主動權。

（二）西方擴張影響世界

公元 1500 年以來，西方各國向非洲、美洲和亞洲迅速擴張，這個進程客觀上促進了全球範圍的技術轉移以及各個區域的融合發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²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非西方國家緩慢地接受了工業革命的“洗禮”，開始被動地進行全球化。對非西方國家而言，這個過程是無可選擇的，因為如果脫離全球化，不僅技術、人才、資金和教育可能被邊緣化，還有可能受到國際強國的制裁。

幾百年來，西方國家強迫別國“打開國門，迎接現代”，後者被迫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成為西方列強殖民體系的一部分。以中國為例，據中國當代國際法專家、曾經擔任過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的王鐵崖統計，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共締結過 1175 件約章，其中絕大多數是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涉及割地、賠款、租界、駐兵、關稅、法權，勢力範圍林林總總，令中

1 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世界近代現代史》（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08 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1—402 頁。

國被層層鎖定，成為全球大小國家任意欺凌的對象。¹

所以幾百年來，西方國家以“強權政治”的姿態介入世界各地的局勢，強大的軍事力量總是對外干涉的堅強保證，冷戰期間的美國尤甚。正如美國學者所言：“全球存在、力量投射和干涉主義，這個到艾森豪威爾告別演說時已經被當作聖旨的三位一體有很多的締造者，例如將軍兼總統的艾森豪威爾是其中一個，另外還有兩個貢獻突出的人物，艾倫·杜勒斯（1953—1961年擔任中情局局長）和柯蒂斯·李梅（1948—1957年指揮戰略空軍司令部）。”²二戰後美國經濟世界第一必定是建立在軍費世界第一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美國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也是建立在龐大的軍費、強有力的打擊準備和繁雜的盟約體系之上的。

（三）“西方中心主義”流行

所謂“西方中心主義”，是指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的發展道路代表了人類的發展方向。關於“西方中心主義”可以從兩個視角來看，一個是西方自己的認知，另一個是西方在世界範圍進行的輿論宣傳。過去500年，隨著西方率先進行幾次工業革命，西方的經濟實力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由此奠定的國際秩序也就有了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西方自我認知為“中心”符合人類心理以及各國強化自身形象的需要。然而，當西方世界向其他地區強行灌輸“西方中心主義”時，無形中壟斷了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剝奪了其他國家的文化傳統的自豪感，甚至西方會盲目衝動地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西方的發展道路有其不可複製的歷史路徑。西方國家在經歷了與保守王權的鬥爭之後，一方面推崇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以私有制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體制。然而隨後的幾百年，在西方佔據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頂端的過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現有的國際體系中只能被動地處於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位置。甚至西方國家對於某些發展中國家內政的肆意干預還導致了後者

1 宋魯鄭：《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我們為什麼看好中國》，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第207頁。

2 〔美〕安德魯·巴塞維奇著，于卉芹譯：《華盛頓規則——美國通向永久戰爭之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年，第13—14頁。

並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主權獨立，反而成為資本控制下的附庸。時至今日，隨著幾個世紀西方霸權時代的強大影響，“西方中心主義”在世界上逐漸發展演變成一種理論話語體系。在這種理論話語體系中，西方文明被認為是先進的，代表著理性、科學、民主、文明、獨立、自由等文明成果；非西方文明則意味著獨裁、愚昧、奴性等。隨著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範圍的強勢殖民擴張，“西方中心主義”又成為一種從西方角度看待整個世界的文化信念。這種信念使西方國家普遍持有很強的文明優越感，將西方文明凌駕於其他文明之上。特別是在幾次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中心主義”進一步滋長蔓延。¹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冷戰結束至今，西方各國已經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後佔據技術領先優勢，其他地區、國家只能是在後面苦苦追趕。如果沒有新技術革命的突飛猛進，那麼中國今天的成就也是只在數量上“驚艷世界”了，即世界上第一次有了10億人口國家的工業化。然而，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以及西方自身發展和治理出現諸多問題，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也正迎來新的歷史機遇期。

（一）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來臨

鑒於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帶給世界巨大的技術改變和生產力佈局的重大調整，世界各國都在關注下一次技術井噴何時到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有機會，中國當然也不能置身事外。由於歷史原因，中國並沒有趕上前三次工業革命，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技術進步相當大程度上都是在“惡補以前的作業”。然而，今天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正在悄悄地不斷追趕，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中國而言是一次極好的機遇。

1 韓震：《西方中心主義遮蔽西方之亂》，《人民日報》2017年7月16日。

第四次工業革命又被稱為“工業 4.0”，包括了人工智能、3D 打印、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被稱為“智能化時代”。目前，各主要大國紛紛出台國家級戰略，爭奪“工業 4.0”的制高點。德國在 2011 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提出“工業 4.0”的概念，隨後由德國政府列入《德國 2020 高技術戰略》。德國所謂的“工業 4.0”，是指利用物聯信息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CPS）將生產中的供應、製造、銷售信息數據化、智慧化，最後達到快速、有效、個人化的產品供應。美國的“工業 4.0”又被稱為“工業互聯網”，它將智能設備、人和數據連接起來，並以智能的方式利用這些交換的數據。在通用電氣（GE）的倡導下，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思科（Cisco）、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英特爾（Intel）已在美國波士頓宣佈成立工業互聯網聯盟（IIC），以期打破技術壁壘，促進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融合。¹ 中國發展製造業的一大優勢是工業種類齊全，據美國《紐約》雜誌的調查，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39 個工業大類、191 個中類、525 個小類）的國家。² 10 年來，從《裝備製造業調整和振興規劃》（2009 年）到《“十二五”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 年）》（2011 年）、《智能製造業裝備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2012 年）到現在的《中國製造 2025》（2015 年），中國一系列規劃的出台反映了政府對“工業 4.0”的高度重視。尤其是《中國製造 2025》明確提到，未來中國可以通過“三步走”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 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中國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 100 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中國製造業的快速發展引起了美國的警覺。2018 年發生的“孟晚舟事件”以及美國近年來對中興和華為的打壓，背後體現的都是美國對於中國高新產業的“圍堵”。美國甚至要求其盟國——先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接下來是歐盟各國——表態“不使用華為的 5G 及其產品”，當然，美國對華為的造謠中傷

1 水木然：《工業 4.0 大革命》，第 160—161 頁。

2 水木然：《工業 4.0 大革命》，前言。

只會招致越來越多的抵制。多數歐洲國家正如 2019 年 3 月德國外長馬斯所表態的“德國拒絕他人干涉德國的內政，德國將自主做出決定”。此外，美國針對中美兩國科技人才的交流設限越來越多，將來不能排除美國針對中國進行所謂的“科技冷戰”。總之，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並不佔優勢，各個國家將處於更加平等的競爭態勢，中國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上風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舊國際秩序鬆動和西方治理困境同時出現

二戰結束以來，在美國主導下，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為主要依託構建起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輔之以北約為依託的安全盟約體系，這一套被稱為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的國際秩序。體系中的後來者——也就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僅處於這個體系的邊緣，還基本上缺失話語權，這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強調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的原因。

現在隨著東西方經濟發展逐漸走向平衡，原先的國際秩序已經表現出衰落甚至瓦解的跡象。然而，吊詭的是，當前在提到“推動新國際秩序”的時候，“喊聲最高”的並不是新興工業國家，而是因為國際力量逐步走向相對均衡而產生強烈不安全感的美國。尤其是現在的特朗普總統，上台以來不斷“退群”，美國先後退出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等，甚至還提到要退出北約和聯合國，特朗普的這一系列舉動給世界秩序的未來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與美國的“退群”相呼應的是歐盟目前深陷分裂危機。歐盟原先的設想是從“經濟聯盟”“外交聯盟”逐步過渡到“政治聯盟”，最終實現政治一體化。然而，目前一體化進程已經嚴重受阻。除了要求脫離歐盟的英國，在三年內竟然未能達成“脫歐”協議空耗精力之外，“新歐洲”和“老歐洲”在面對美國和北約問題上的差異也十分明顯。此外，歐洲社會近幾年深陷難民和經濟問題，一些激進政黨，例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黨、英國的獨立黨以及法國的“國民陣綫”等政黨都對歐盟目

前的存在方式表示了徹底的懷疑。而始於 2018 年 11 月的法國“黃馬甲”運動雖然聲勢減弱，但該運動也暴露出法國社會共識度在不斷降低。總之，雖然現在所謂“西方中心主義”仍然是西方的“政治正確”，但西方各國“各掃門前雪”的心態十分普遍，西方內部治理的困境已經成為社會的頑疾。

三、世界秩序面臨新的演變

從公元 1500 年到現在，世界秩序一直處在動盪變化之中。其中，以西歐各國以戰爭的形式爭奪勢力範圍最為激烈，世界秩序變化也最為動盪。有美國學者對近代早期歐洲從 1495 年至 1815 年戰爭數量進行統計，短短 320 年歐洲居然經歷了大大小小 89 場戰爭¹，甚至有些戰爭是多國對多國展開的。20 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美蘇冷戰，無不說明了世界秩序演變背後是多方力量在角逐。

如前所述，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經面臨諸多治理難題。如果仍然像過去那樣，國與國之間在技術、資本、軍事、勢力範圍等方面繼續展開激烈的較量，那麼，最後衝突升級仍有可能成為戰爭。人類社會應該有新的思考，這需要跳脫自近代以來始於西方的狹隘的民族國家理論體系。發達國家應該與發展中國家積極展開合作，構建更加和諧、公平的世界新秩序。此時此刻，中國順應世界潮流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失為一種理論創新。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鞏固多邊主義合作體系

伴隨著人類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當今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多邊主義，然而，一些國家的單邊主義傾向卻有增無減，這或將加劇人類已經面臨的各種危機。過去幾百年來，發達國家應對各種危機的方式常

1 〔美〕許田波著，徐進譯：《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附錄一。原文出處：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 88-91.

常是以鄰為壑，通過轉嫁危機來躲避危機，或者是推行“炮艦外交”，強迫別國來“吸納”危機。不得不說，發達國家的“零和博弈”思維是根深蒂固的。當前，關於“挑戰國”與“守成國”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大行其道，彷彿國際社會的明天“注定是悲劇”，這說明了美國的知識困境和理論困境。

針對全球各地問題頻出，尤其是美國頻頻“退群”和歐洲陷入治理困境，中國積極倡議各國應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人類命運”這個詞的意涵提到新的高度。這是一個新的提法，也是人類未來走向光明前景的重要契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不僅有可能避免某些國家“單邊優先”的狹隘民族主義，還可能使國際社會走出國家間軍備競賽和惡性競爭的悲劇。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的歷史古國，也是迄今“四大文明”中唯一語言和文化沒有中斷的國家。中華文明強調“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針對不同文化、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中國常常強調“求同存異”“包容、厚德”“開放共贏”。今天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對西方國家排斥或者挑戰，而是號召國際社會團結起來一起面對單憑一國之力難以解決的國際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人類的整體性來思考，這個視角超越了自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民族國家的狹隘的思維模式。未來，可以對更多的分屬命運共同體進行探討，例如海洋命運共同體、太空命運共同體、大氣（氣候）命運共同體等，也可以優先實踐亞洲命運共同體、兩岸命運共同體等。總之，中國強調的是“多邊、合作、共贏、共建、共享”，在國際安全方面要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充分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止戰維和方面的核心作用。¹

（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全新選擇

隨著西方國家當前面對一系列問題和新興工業國家的不斷崛起，針對西方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3頁。

的現代化道路出現了各種質疑的聲音。實際上，當我們討論“現代化道路就是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的時候，我們已經無形中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套路。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社會紊亂甚至失序的現象，如金融危機、暴恐頻發、難民危機、選舉出現“黑天鵝”事件、民粹主義高漲、右翼極端主義暗流湧動、種族歧視引發社會抗議和騷亂等。面對“西方之亂”，西方社會要麼無視，要麼失語，既不能給出合理解釋，又不能找到解決良方。“西方之亂”何以成了“燈下黑”？這有文明優越感、制度狹隘性等諸多原因，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歷史上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遮蔽了“西方之亂”，蒙蔽了一些西方人的心智，使他們在自滿自傲中走向自閉，失去了應有的反思、批判和鑒別能力。¹

而經歷了改革開放 40 多年的中國卻依然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中國道路”的政府主導、穩定高效、確保社會最低保障、大力開展一系列民生工程建設等，均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更重要的是，“中國道路”以尊重各國國情為前提、強調多樣化發展道路、不干涉別國內政、強調互利共贏，這給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新的選擇。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鑒於不同的國情，世界各國與西方社會發展道路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應該苛求一致，更不應該強行“意識形態”輸出。“中國道路”符合中國發展的基本國情，其基本特點是強調績效、不強調爭論，強調對社會貧困的扶持，更強調對於國家發展的長遠規劃。所以說，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選擇未來道路的時候，應該根據本國國情的需要，進行多角度的比對。

（三）“一帶一路”倡議引領新型全球化

“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

1 韓震：《西方中心主義遮蔽西方之亂》。